

弦上的散章

□蔡美惠□

鋼琴手

不知道彈琴的是誰！

而當琴聲撩動我心的那個時刻，我是怎樣摒息的傾聽着啊！深怕一舉足就會震碎了空中的音律，我害怕打擾了琴手的情緒，也不敢嘆息；我甚至開始想像着他是怎樣的一個人。靜靜佇立小道旁，我像個喝醉酒的醉漢，整個人暈眩地站着，癡癡着直到一曲終了。

然後，第二首曲子又響起了。心裡有個聲音：說去看看吧！看看是誰！！可是正當穿過長廊時，音符突然錯亂起來，接連着接連着，最後琴聲也停止了。我走在弦上的足步煞然踏了空，一片死寂，沉重地壓抑着逐漸飛揚的冥想；於是我委曲得想哭起來，急步奔上樓，推開琴室的門——什麼也沒有。鋼琴上蓋着黑布，他走了，那個鋼琴手一定是懊惱極了。

我也懊惱起來，一種難以排遣的悵悵就那樣升起。楞楞地坐在琴前，琴蓋上了鎖，又硬又涼的黑漆嘲弄著

我的影子，我哭喪的臉，像一個吃不到糖的娃娃。雖覺傻得可笑，仍是情不自禁！誰能拒絕如此優美的琴聲？那不只是敲出來，按出來，彈出來的，個必定有双會歌的手，那是多美妙的組合！每一節指骨蘊含了他心靈的語言，而他讓這一個個巧奪天工的使者演奏他的歌，或輕或沉，或調皮或莊嚴，或熱情奔放或溫柔害羞，多令人羨慕，多不思議的琴手！

不知道為何停止了彈奏？是怎樣的一件事困擾了他呢？那首描述美麗愛情的曲子，他却以令人心頭的哀怨，輕輕細訴。我想他是否無法忍受那種強烈的感傷呢？還是曲子引導他的情緒進入多愁感的世界，而不得不在不能自己的心情中停止？然後又因思緒無法平靜，才悵惱離去？

儘管我有百般的臆想呢！我却像是站在琴後，眼見他低下頭來忙碌的指揮着琴鍵的起伏，我彷彿聽見一個古老，哀愁而美麗的故事，在黑白的跳躍裡，一遍遍響着。

變調之午後

如果太陽不是那麼狠，我是說假那個下午不是悲得幾乎要窒息，我們是不會那樣荒唐的——拔掉唱機的插頭，而想尋找另一種不同的瘋狂。

整個冬季裡，我們以熱門歌曲禦寒，一片片的，歌轉了又轉，直到嗓子啞了，耳朵欲聾；我們牆上貼滿『鬼相』，有吶喊狂嘶的披頭，有吉普賽式的女郎引頸長嘯；爲的只是樂倦了，再接着一個不空虛的畫面，騙騙不甘寂寞的心。而今初夏來了，露着兩截長長地手臂，仍揮不掉千層萬層，我們懼怕着蟬鳴的第一聲又將牽引另一季難以忍受的空洞。所以玩水去了。

其實，太陽應該只是個藉口，我們把怒氣全對着它，也只因……唉！我們多孩子氣，竟然想用一池水來澆滅太陽；我們竟不管公園是昏睡着，就熙熙攘攘地衝了進去，潑水、撞船，又唱歌又狂笑，每人耗盡了氣力，爲所欲爲的瘋狂。我們淋了一身池水，衣服濕透了，髮上滴下的水珠，淌了滿臉，沒人去擦它，只有更狂的划槳、潑水花，大聲說話……彷彿要把天搞翻起來。

當我們默默地走出公園時，太陽已不見，大榕樹又睡着了，池水再度靜靜地躺着，十字路口的紅綠燈閃得好艷麗，在那樣五彩的映照裡，我們的淚水也亮起來，人總說太興奮時是會哭的，幾隻倦鳥啊！就將返巢，曾經爲了自己是隻有短暫解放的自由之鳥而雀躍。瞧瞧天上的鳥——牠們或許不因飛翔而感感，可是人沒有翅膀，當他覺得自己像在飛時，那是會叫人痛哭的。

一個下午的浪蕩，就這樣哭濕了好幾顆心。

